

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2022

迷霧

Long Yi CHA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chi_diss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and the [Fiction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陳朗怡 (2022)。迷霧。輯於嶺南大學中文系 (編) , 《考功集2021-2022 : 畢業論文選粹》。香港 : 嶺南大學中文系。

This 寫作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二零二一至二二學年
嶺南大學中文（榮譽）文學士學位課程

〈迷霧〉

學生：陳朗怡

指導老師：黃淑嫻教授

摘要

小說主要講述在傳統家庭成長的阿欣如何逐步擺脫桎梏，面對自己內心的情感和想法。阿欣從小被母親用傳統方法教育，以情緒勒索的方式教養出千依百順的她，用語言和行為操控女兒。阿欣即使已經踏入社會，仍逃不出母親所置的無形枷鎖，不斷被母親和上司、同事等人情緒勒索而感到窒息。有着敏感個性的阿欣，為了不令任何人失望，往往妥協、忍讓，以至忽略甚至壓抑自己的想法和需要，只用不治本的方式排遣不快、逃避問題。阿欣在父親去世後面對生活，慢慢明白要為自己着想、為自己的情緒、行為負責，而非單單將所有問題歸咎於同樣缺乏安全感的母親，不再逃避，逐步走出陰霾。

目錄

導言	P. 4-7
正文	P. 8-29
參考資料	P. 30

導言

一、構思起源

〈迷霧〉是一個平凡的故事，講述在傳統家庭成長的主角如何克服自己心底的恐懼，繼而邁向人生新一頁。即使香港不斷進步，仍不免受着中國傳統觀念的影響，一代又一代將不少令西方文明社會不解的文化、習慣傳承下去。人生在世，定必有自己要面對的課題，克服困難的過程痛苦，卻又必須處理，否則永遠不能前進。曾經看過奧地利心理學家阿德勒說的一句話：「幸福的人用童年治癒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癒童年」，也許就是故事主人翁阿欣的宿命，注定要用一生的時間護理心底的傷口，令其癒合、結疤。

曾經看過不少日本劇集，其中《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獣になれない私たち》）（2018）¹令我印象深刻，亦深受影響。劇集中的女主角深海晶（新垣結衣飾）在工作上被老闆壓榨，經常把不屬於她職位的工作強塞到她手上，要求她幫其他同事收拾爛攤子；在愛情上有交往數年卻仍讓前女友住在自己家的男友，令深海一直未能與男友同居；原生家庭則是有投身直銷的母親，影響自己和身邊的朋友、同事的生活，令深海不得不與她斷絕聯絡。人物的性格必定與其經歷有關，而深海晶從小被父親家暴，或許因此學懂察言觀色，所以才能夠完美完成社長的要求。在構思〈迷霧〉的故事時，我將主角阿欣設成一個因為被母親言語傷害而變得自卑的女生，令她覺得自己需要凡事千依百順才能得到認同。而老闆碧姐的形象參考了劇中社長九十九劍兒（山内圭哉飾），咄咄逼人且不近人情，視員工為機器，令他們承受巨大壓力。

故事某些部份源於個人成長經歷。作為內向的人，很多時候會將自己的感受埋藏於心底，不敢讓別人知道自己的痛，害怕一舉一動會麻煩身邊的人，擔心要是向對方表達自己心中真正的想法，重視的人會離自己而去。小時候會以為大人說的一切都必定是對的，作為小孩一定要服從權威，聽從父母、老師的說話。與同齡人相比，我算很早

¹ 《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水田伸生導演，新垣結衣、松田龍平主演，日本電視放送網株式會社，2018年。

學懂察言觀色，學會要圓滑處事，曾經以此自豪。但當我步入成年，驚覺自己好像缺失了甚麼，彷彿未曾經歷過別人最珍惜的那段隨心而發的時光。大學四年轉眼來到尾聲，將要踏入新階段，也許是要好好正視自己情感，在自己尚年輕的時候好好過自己理想中的生活，畢竟要怎麼過活，還是由自己主導、自己決定，於是寫下〈迷霧〉一文，希望透過阿欣這個角色，帶出只有正視自己的痛苦，重視自己的感受，才能令自己生活得自在，成為自己喜歡的自己。

二、小說結構

〈迷霧〉採用線性敘事結構，以順序寫出主角的日常經歷，其中將有關父親離世的部分安插在第一與第三章之間，希望反映主角在深夜時分或夢中想起父親離世一事，自己的情緒未能平復，但第二天清晨又若無其事準時上班的壓抑之感。文中不同部分亦有加插阿欣的回憶，用作深化主角的人物塑造，令讀者明白阿欣某些難以理解的行為及反應。

三、寫作手法

霧在故事中曾經出現幾次，多為自然的霧，籠罩着整個天空。若是這樣的霧，阿欣固然沒法令其消散。除此之外，亦有故事末段出現因為燃燒祭品所產生的煙霧。阿欣點火之後煙霧瀰漫，而中途用鐵枝把祭品向下推加速燃燒，但還是被熏出眼淚，到後面演變成在煙霧中哭泣不止。燃燒祭品而產生的煙霧是會消散的，只要等祭品燃燒成灰燼，沒有燃料便會停止燃燒，煙霧自然會消散，彷彿不曾出現一樣。與自然的霧不同，燃燒祭品的煙霧是可以控制的，阿欣用鐵枝加速燃燒過程，即使知道煙會因此變得愈來愈大，仍繼續戳，就如她知道自己辭職後就要面對生活上的改變，仍然決定辭去工作，亦下了決心要改變自己和母親的關係，脫離現時的困局，不再如以往般等待父親處理，代表阿欣終於嘗試以實際行動、親手去解決問題。最終祭品燃燒殆盡，煙霧緩緩消散，化寶爐中只剩灰燼，就如傷痛不會即時消失，需要等待傷口癒合，最後結成疤。在此之後，阿欣留意到自然的薄霧也終於消散，還能看到藍天白雲，象徵阿欣打破了一直限制自己的無形束縛，撥開雲霧見青天。

故事中的交通工具亦有其含意。阿欣上下班所乘搭的巴士和來往阿榮住處時乘搭的輕鐵都是公共交通工具，阿欣是被運送的人，並非駕駛的人，在狹窄的空間一路站立回家，還會因為站到比較舒服的位置而高興。巴士可以被看成阿欣的情感，牽領着阿欣的行為、思想，做任何事都先想別人的反應，不顧及自己的感受。文中明確提及到搭巴士和輕鐵回家的兩次經歷均在阿欣覺悟之前，代表她受情感所控制。至於一直寄託在朋友阿榮家、屬於阿欣父親的私家車，第一次在故事情節中出現時，阿欣只是用它和阿榮兜風、到母校附近的小食店吃過小食後，便駛回阿榮家，生怕母親知道自己沒有如她要求般把車賣出，其實亦代表着阿欣只敢在摯友面前表達自己，不敢在面對母親時行使對自己行為的主導權。到末段，阿欣在拜祭之後，未有告訴母親私家車仍然存在的情況下便請母親上車，而她看見母親坐上副駕駛座後興奮地走上駕駛的位置，代表她作為自己人生的掌舵人，因終於重拾主導權，擺脫無形枷鎖而興奮。

四、困難

寫〈迷霧〉時遇上不少困難，最大的困難在於決定主題之後，如何設立合適的人物、故事大綱開展故事。在四年級第一個學期的時候是希望以幾個微型小說作為畢業論文，後來在與黃淑嫻老師傾談後，覺得自己寫作的特點在於能夠觀察日常生活細節，並在故事中以細節說故事，而在微型小說中由於字數所限，也許未能發揮，故最後還是決定寫短篇小說。老師推介了不少小說，其中艾莉絲·孟若《親愛的人生》中寫出平凡人物的不平凡故事，發人深省，餘韻悠長；石黑一雄《長日將盡》中的主角史蒂文斯的經歷亦帶來啟發，令我寫出阿欣的壓抑和自我束縛。除此之外，掌握情節的詳略亦為一大難處。很多時候用了較長的篇幅交代一些不重要、不會影響故事推進的片刻，到中後段才發現那些片刻會破壞整篇故事的觀感，只好重新編排各個場景和情節。而寫作的過程中，很多時候會擔心自己作為作者太清楚故事背景或人物設定而忽略一些能夠理順故事的情節或細節，令故事的中心思想表達得不清晰。

五、期望結果

〈迷霧〉想帶出的是，有時候看似有很多外在的束縛，令人不能成為理想中的自己，實際上，往往是人們執着於自己的身份、名利而自我束縛。過往的經歷已成過去，若

然能夠放下對往日人事的執着和傷痛，也許就能好好面對當下，逐步成為理想中的自己。希望能夠透過〈迷霧〉一文表現出，即使沿路滿佈荊棘刺得滿身傷痛，我們還是能夠砥礪前行，終有一日能夠撥開雲霧見青天。

巴士如常地多人，連司機座位旁的位置也站滿了，每個人都呼吸着旁人的氣息。阿欣站到了行李架旁的窗邊那站着睡的最佳位置。巴士甫離開收費廣場，她合上眼，把頭靠到捉緊扶手的右臂上。電話傳來一陣震動，她把手袋滑到左手手肘，用膝蓋骨把文件夾緊，左手伸進右邊褲袋掏出電話。眼皮與重力對抗一番，看到屏幕的一刻，震動卻停止了，只見一個又一個不斷彈出的訊息。她有點不耐煩，還是一一回覆了。

巴士在高速公路上彳亍而行。走進隧道，駛過一道又一道神秘的鐵門。她撐起眼簾，略過靛綠的光影與被折射到牆壁上的扎眼白光，決定讓迷糊與清醒對峙，清醒慘敗。屯門公路是許多屯門上班族的痛，最早出門，最遲回家，阿欣卻不以為然。睜開眼發現還在公路的某處，阿欣笑着從褲袋掏出耳機，緩緩戴上，單曲循環着那首歌，在口罩下唸着歌詞。平靜的海，海上的船，船上的燈，看似黏連，其實獨立存在。

引擎聲明顯減弱，已經回到屯門市中心。十一點，阿欣還未吃晚餐，只想回家吞下杯麵、洗個澡然後倒頭大睡。車門打開的一刻，人們爭先恐後地湧出車廂，阿欣碎步移到門旁，待其他人都下車了才急步跨到路邊石壘。霧把大廈緊緊包裹着，只見一點點排列整齊卻微弱的燈光。

巴士站離家只有三分鐘路程，阿欣平日會先到屋苑對面的超市閒逛，順便買下第二天的早餐，但今天超市打烊了。路上空無一人，只有零落的私家車經過，隨心哼着歌，發現自己哼着〈絕〉，她笑了。阿欣和保安叔叔笑着打招呼，即使他從不會幫她開門。

她步出電梯，從手袋中抽出鑰匙，乏力地轉開門鎖，只見弟弟戴着耳機，躺在梳化上打機，「前面前面！快點！」電視播着宮廷劇。阿欣按下暫停，把電視音量收細，轉身走到廚房，發現廚櫃只剩下母親珍藏的鮑魚罐頭，她前幾天買的杯麵全沒了。發現茶几上有一個插着筷子的，走過去一看，一口也不剩了。

「沒有吃晚飯嗎？」

「媽只煮了我不吃的東西。」弟弟答道。

走進房間拿衣服去洗澡，出到客廳發現，弟弟去了上廁所。五分鐘過後，他還未出來，大概是在辦大事，不到一小時不會出來。阿欣瞪了瞪廁所門，把睡衣放回房間，換上運動衫褲又離家。

她半行半跑到海旁，走過商場外圍的食店，店員還在收拾杯盤狼藉的桌子，一片燈火通明。緩緩向前跑，風迎面吹來，燈光愈來愈弱，連街燈也沒有。到底甚麼時候可以自己搬出來住？她喘不過氣，還是咬着牙，繼續向前跑。好不容易跑到盡頭的海灘，手掌壓在雙膝上歇息。放輕腳步走到木橋上，海風吹得樹葉沙沙作響，浪一片片地拍到石上，要是能夠停留在此刻就好了。阿欣停下來脫下口罩，感受着自己的一呼一吸。

二

父親過世了，就在他生日一個月後，因為中風而腦幹死亡。護士走到母親身邊，告訴母親，父親在生時簽署了登記冊，表明自己想捐出所有器官。

「所以，你們就是為了拿走他的器官而不救他？」母親瞪大滿佈血絲的眼。

「媽媽，你就讓他們按爸爸的意願去做吧！」阿欣開了口，淚流滿面。

「你爸辛苦養到你這麼大，你居然要他死無全屍，你也是夠孝順的！」

「你聽弟弟哭得多大聲，就你在這抽抽搭搭，還捨得把他的器官割出來給別人，說到底就是你不夠愛他。」母親在喪禮後說。

阿欣咬緊牙，嚥了嚥口水，擦去眼角的淚。她想不通母親這句說話是想表達甚麼。心底那尚未止血的傷口被強行扯開，灑上鹽粒，隱隱作痛。

三

早上六點半，阿欣被第四個鬧鐘驚醒，全身顫抖數秒，然後一骨碌從床上起來。清晨的客廳沒有人，只聞自己房間窗外的白鴿咕咕固地的叫着，很好。她靜靜把紙包豆奶一口氣喝光便出門。二三月的天空總是朦朧的，有時連對面岸的高樓也看不見，薄薄的霧彷彿近在咫尺，卻又捉不緊、摸不着。

由屯門搭巴士到中環的公司，車程大約一個小時。八點二十分回到公司，那時候大家都還未回到，阿欣先把下屬放在她桌上的文件校對好，列印，夾進文件夾，放到老闆的辦公桌上。老闆的辦公桌按她的要求收拾好：要簽名的文件堆翻開放在右上角，墨水筆筆尖朝下，事先把筆蓋扭開再套好，待會等老闆回來再把滾燙的啡走放在左邊中間位置就妥了。

其他人陸續回到，阿欣在茶水間沖好啡走，急步走進老闆的辦公室放下，又急忙走回自己的工作間。老闆此時走進公司，穿着紅色長裙，滿臉春風，看來心情不錯。阿欣瞄了瞄在房間喝着咖啡的老闆，看來很滿意。她把握機會，放輕腳步，緩緩走到門前用力一敲。

「進來吧。」老闆看着文件喊道。

「碧姐早晨，我草擬好秘書的招聘廣告了，麻煩你過目，若然沒有問題的話我待會上載好嗎？」阿欣唸出練習了一整個早上的句子。

老闆把身上的西裝外套脫下，阿欣隨即彎腰，雙手接過外套，掛到架上。

「別着急，之前那兩個實在不行，要是下一個又是那副德性那怎辦？」

「你繼續做就好了，免得麻煩，還可以省下金錢。」

「但……」阿欣斷斷續續說。

「就這樣。」老闆繼續看文件。

阿欣只好走出房間，緩緩關上門。

門「咣」一聲的又被打開。

「阿明！昨天晚上要交的交的文件在哪！不是要你今早放到我桌面嗎！」

「社交網站的帖子甚麼時候公開！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全都不務正業，找天全部開除！」

「真是的，好好的一個早上，又要我發火。」碧姐撥撥額前的頭髮又進了房間，嘭的一聲關上了門。

「喂，她又怎麼了，一大早又引爆了？」嘉嘉咬着麵包問道。

「我看她心情不錯，便拿招聘廣告給她，想她請個新秘書而已。」阿欣低聲細語。

「那麼成功嗎？」嘉嘉笑說。

「要不你猜猜看。」阿欣苦笑道。

「算吧，哪有那麼容易，況且她看見你身兼兩職還能做到她的要求，才不會額外花錢多請一個人。只有你這麼好才會答應她，要是她叫我做秘書的工作，我可不會答應。」

阿欣無奈地笑着。「不過能者多勞嘛，辛苦你了。」嘉嘉說罷又低頭吃早餐。

阿欣低着頭默默工作，嗅到同事們翻熱飯鏟的氣味，發現已經是午休。她咬着梳打餅寫着文案，瞥見坐在附近的阿亮提着外賣回來。

「阿亮，前幾天充電器那份文案你做好了嗎？」阿欣走到阿亮的位置問道。

「在做了，今天下班給你吧。」阿亮看着電影吃飯盒。

「真的要給我了，那邊說好明天要收到。」

阿亮沒有回應。阿欣默默回到座位工作。

終於做好文案，阿欣鬆一口氣，看看手錶，已經五點。阿亮早已離開公司，也許和碧姐去參加飯局，說好的文案沒有出現。誰叫他是碧姐的表弟，連碧姐也奈不何，阿欣總要替他收拾爛攤子。明明年資、工資一樣，怎麼我在工作，他在吃香喝辣？能者多勞？阿欣苦笑一聲，乖乖加班把他的文案寫好。

要說起這一切的開初，大概是源於母親的魔法。只要母親說到「乖」這個字，無論是甚麼事，三父子都得馬上做好。

「乖，把菜吃掉。」

「乖，去把碗洗乾淨。」

「乖，進去告訴侍應，你只有六歲。」

「不，我七歲了。」弟弟向侍應更正母親的話。

母親聽到之後衝出餐廳，把七歲的他獨自留下。他在餐廳大堂嚎哭了半個小時，母親才若無其事的把他接回。

至於阿欣自己，從小循規蹈矩，當上班長、風紀，每年的成績表上都出現毫無新意的「乖巧文靜」四字。「只有聽話、懂事的孩子才得人歡心。」阿欣一直牢記母親的話。

「這個年紀就專心讀書，別做些有的沒的。」

「有些人就是不值得幫忙。」

也不是對我說的，就不要多管閑事。只有聽話、懂事的孩子才得人歡心。

「你知道自己在當值嗎？尊重自己，尊重作為風紀的身份。」

在操場把足球踢回去是有多不尊重自己？阿欣把說到嘴邊的話吞回去，和老師道歉。只有聽話、懂事的孩子才得人歡心。

四

阿欣下巴士之後邁着步到輝記，剛到門口便往店內大喊：「輝哥！」

「阿妹！很久沒見了，坐吧！」

已經兩個多月沒有來，阿欣開腿坐在店外的摺椅，要了碗紅豆沙，抬頭望着天空，沒有星星，滿天都是霧。就這樣看着天也好。

「阿妹，紅豆沙！」輝哥放下滾燙的紅豆沙。

「終於能夠吃上你的紅豆沙！」阿欣興奮喊道。

「要是你下午能來便每天都能吃到呀。那天你媽就來了。」

「我媽？」阿欣的身子微微後傾。「不會吧，她也很久沒有跟我們來了。」

「是她了，還點了芋頭西米露。」

「那麼奇怪？」阿欣舀了勺紅豆沙，又倒回碗中。

「還剩了些糖不用，送你好了，吃飽一點。」

「謝謝輝哥！」

以前父親只要看見書桌前的阿欣緊皺眉頭，總說「出去走走便會想通了」，載阿欣遊車河，吃過糖水才回家。到最近幾年，考到車牌的她倒過來邀請父親出門陪她練車。

「剛剛控制得挺好嘛，就告訴你放鬆一點就沒有問題了。」父親吃了口冒煙的西米露。

「還是會怕呀，要是撞到別人的車怎麼辦。」阿欣還在對紅豆沙吹氣。

「下次試試自己來吧，你可以的，相信老爸吧。」

「下次再說吧。」阿欣笑說。

她沒料到，那是父親最後一次陪自己練車、陪自己吃糖水。

正當弟弟邊打機邊吃着剛買回來的楊枝甘露，阿欣洗了澡，馬上又回到書桌前把嘉嘉拜託她幫忙整理的資料排序好。

「每天一回來就對着電腦，家務不用做的？冰箱的食物從天掉下來的嗎？」

「我明天會去買的，等會我再把東西收拾好。」阿欣轉過身對母親說。

「做那點事都磨磨蹭蹭，我到底生了個甚麼東西。」說罷又回到房間。

阿欣拖着腳步走出客廳，一把堆在梳化上的衣服摺好，茶几上四散的零食包裝扔掉，擦乾廚房鏟盤上的碗碟，放回櫥櫃。呼。然後回到了自己的房間，把餘下的工作做完。

五

週末是在家的日子。早上爬起床到茶樓霸好位置，等待晨運完的母親和遲遲未動身的弟弟。好睏，回家要再睡。麻煩經理給他們留一份灌湯餃，發現一份不剩了。轉過頭發現母親頂着太陽帽過來了。

「經理說今天沒有灌湯餃了。」

「你來遲了吧，平時這個時間還有。」

「沒有呀，就如往常的時間來。」

「弟弟呢，你沒有叫他起床嗎？」

「出門前叫了，他說了好。」隨即為母親倒了杯鐵觀音，掏出電話打給弟弟。等弟弟來到，阿欣已飢腸轆轆，急不及待向自己最愛的燒賣下手。

「不用夾給弟弟嗎？只顧自己。」

阿欣把在凌空的燒賣放到弟弟碗中，自己再夾了另一顆。隨手又拿起了滾燙的叉燒包。她知道，弟弟是不吃叉燒包的。

「要叉燒包嗎？」

「不。」

「那麼我吃了。」

母親啃着鳳爪排骨飯的雞腳。

「都怪你，我來茶樓就是為了灌湯餃，沒有灌湯餃我就不用來了。」

阿欣把叉燒包往嘴裏塞，沒多加咀嚼便嚥了下去。

以前讀大學時可以選擇住宿舍，阿欣二話不說搬進去，只有週末才象徵式地回家吃頓飯，餸菜總特別多、特別豐富。距離產生美，也許是真的，記憶中那陣子的母親特別和藹可親。

「今天煮了你喜歡的咕嚕肉，你看我多好。多吃點吧。」

「看你的樣子也不會在宿舍煮飯，還是在家千日好呀。」

阿欣只顧着扒飯，笑了笑，點點頭，沒多說話。

然而這種美是會減退的，大概在星期日的下午，母親會開始一臉不耐煩，阿欣便會說要趕回宿舍溫習功課，在晚飯前離家。要是父親不用上班，便會載她回去，順道和她吃個下午茶。

「勞駕，兩個叉燒燒肉飯，兩杯凍檸茶。」阿欣喊道。

「這陣子很忙嗎？」

「還好啦，只是補習學生要考試，我自己又要趕功課罷了，都怪自己老是拖延。」

「記得要吃飯，好好照顧自己，別老是捱餓，你的胃像我一樣不大好。」隨手接過檸茶，撈起浮面的冰山，戳好檸檬再推到阿欣面前。

「知道了，謝謝爸。」阿欣笑着說。

六

「喂？阿榮？可以過來找你嗎？……那麼我現在過來。」阿欣回家後不久又出門，特意搭輕鐵到阿榮家。

「看你也不是特地來找我，是來找車的吧。」阿榮從褲袋掏出車匙，放到阿欣的手心。

「謝了。」阿欣嘆了口氣，對着阿榮終於可以沒有表情。

坐在靜止的汽車後座，阿欣合上眼深呼吸，一切彷彿停留在那年。

「老闆一個月辭退了兩個秘書，我一個人要做兩份工作。」

「這樣不行呀，你有跟說她要請人嗎？」

「有呀，我跟她說，不如請個新秘書，連招聘廣告都寫好了，她就是不肯。」

「辭職吧。」

「哪有你說得那麼容易。」

「不就是遞信、離開嗎？」阿榮語帶嘲諷。

阿榮發現阿欣在發呆，問道：「要兜兜風嗎？你也有兩個月沒有開過了。」

「也好，你也坐到前面吧。」

駛經醫院，阿欣想起那天站在病房門外，假裝冷靜地撥下碧姐的電話，通知她要請幾天喪假。

「你不可以拜託其他人幫忙嗎？反正你回去，你爸也不會起死回生。」

「你爸也不會起死回生。」

「不會起死回生。」

聲音在腦裏迴響，阿欣強忍多時的淚水一發不可收拾，就如燒掉保險絲般，再也無法如平常般笑着說出「好」「不打緊」，立刻掛斷電話。那天過後，她發現自己好像沒表達不滿的權利，畢竟她成了單親家庭的支柱。她還是向公司請了三天事假，處理好爸爸的后事，確保母親和弟弟可以承受傷痛，她便彷彿一切沒有發生的模樣回到公司，繼續做個小丑，一個完全掩蓋自己真實感受以賺取笑聲的角色。

放在控制台的電話響個不停，果然是碧姐又傳了一串訊息。阿榮看了看阿欣，伸手想拿起電話，只見阿欣緊握軚盤猛力搖頭。她回想起當初來到這間公司，奢想着只要年輕時多加努力，過幾年便能過得舒服一點，也許還能存過錢搬出來住，過上夢寐以求的獨居生活。現在的她發現，自己就如西西弗斯，今天的工作做完了，明天自然會有明天的工作，日復如是。除了微薄的薪水，可謂一無所得。刻薄的上司，恃老賣老的同事，阿欣還是要笑着面對，畢竟她只是個剛出社會的年輕人。現在她連秘書的工作也得處理，全因自己怕麻煩，凡事說好的個性。

車抵洪水橋，阿榮下車買了咖哩魚蛋和魷魚，回來拍拍車門，兩人又如以往一樣坐到花槽邊。打開膠袋，咖哩的香氣撲鼻而來。

「唔，還是回憶中的味道。」阿欣咬着魚蛋笑道。

不遠處就是他們的母校。她總想起讀中學的片段，懷念那些吵吵鬧鬧就一天的日子。談起一行十人放學穿着校服背着書包騎到南生圍的那次，兩人決定到南生圍走一趟。沿途看見幾個穿着校服的男生在騎單車，阿欣想叫阿榮看看，只見他睡得正酣。她默默關掉空調，笑了。在車上真的特別好睡，小時候父親一放假就駕車帶她到處走，玩了一整天上車就馬上睡着，醒來就已經在家。有時其實她早已醒了，只是裝睡，想父親抱她回家。

「你女兒又睡着了。」

「那麼我關掉空調吧，你替她蓋件衣服。」

「叫她起來吧，長這麼大了。」

「玩了一整天也累了，我抱她吧，讓她多睡一會。」

父親過世後，母親着阿欣把車賣掉。阿欣捨不得，但也不敢反抗。她墊了八萬元給母親，告訴她把車賣掉了，車位也退了租。大概母親也料到十多年的二手車值不了多少錢，有錢在手就沒多問。正煩惱怎樣把車藏起，阿榮提議先放到他家，阿欣那才放下心頭大石。

到了南生圍，阿欣拍醒阿榮，下車走了一會，眼見天色漸暗，把他載回家之後，她走到總站，往屯門碼頭的輕鐵如往常一樣把她帶回家。

七

阿欣已經整個月沒有回家吃晚飯。「媽說你要是做節也不回來，就以後不要回來了。」是弟弟傳的訊息。若是我真的不回去那會怎樣？文科生阿欣提出問題，但沒有做實驗尋找答案的勇氣。也許她沒有這樣的天份，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兒，就是注定要乖乖聽話。

即使萬般不願意，她還是回去了。這是第一個沒有父親的冬至，阿欣不敢想像，那會是怎樣的光景。母親總說「冬大過年」，要阿欣他們無論如何也要在正日回來做節。從前還是中學生的阿欣沒有所謂，反正每晚都在家。父親離去了，日子還是要過，阿欣右手提着母親預先在元朗訂好的盆菜，左手抽着三碗糖水回去。已是開飯的時間，阿欣換過衣服便走出客廳。

「整個月沒有回來吃晚飯，是把家當作酒店了嗎？」母親這句還挺有幽默感。

「只是公司很忙，顧不上回家吃飯而已。」阿欣把剝好的蝦放到母親碗裏。

「有沒有記起自己家有媽媽和弟弟？我看你是把我倆忘記了。」母親望向弟弟尋求認同。

「我之後會多點回來吃飯的。」阿欣說罷有點心虛，由往母親的碗夾了鮑魚。

「我買了糖水回來，放了在冰箱。」阿欣告訴弟弟。

「買甚麼糖水，我煮了湯圓，你不知道嗎？」

阿欣搖搖頭。「每年冬至都煮湯圓的，你怎可能會不知道。」母親嘀咕道。

「要麼明天才吃我買的吧，反正冷吃也可以。」

「該買的不買，不該買的通通買了，真是的……」

阿欣發現吃盆菜沒有白飯，她無法用扒飯招架母親的一連串問題。

「要不我們這個周末去宅度假？很久沒有一起出門了。」阿欣忽發奇想。

「在家不好嗎？幹麼要花錢出去住。」母親問道。

「現在到處都有優惠，用平日吃頓自助餐的價錢就能住套房，假裝自己去了旅行也不錯呀。」阿欣一副推銷員的口吻。

「有自助餐倒也不錯。哪間酒店？」

「你想呢？哪一間也可以。」

「有名的就好了，半島四季那些吧。」

阿欣早也料到。「那我等等上網預訂吧。」

阿欣從沒有覺得自己的錢花得那麼值。先帶母親到房間欣賞維港景色，把酒店的所有設施參觀一遍，吃了頓令母親顧着吃忘記要說話的自助餐，看似很滿意。弟弟吃飽之後去了游泳，母女倆在房間裏享受按摩。

「你怎麼現在才帶我來。」母親嘀咕着。

「一直以為你不喜歡這種東西。」

「你問一問我不就好了，每天回家只管進房間，都不理睬我和弟弟。」

「平日工作忙嘛，現在就和你們出門呀。」

「以前我和你爸常常去按摩的。」

「怎麼不曾聽你們提起？」

「那時你還小，我們找你外公外婆幫忙照顧你才能去的。後來他們走了，就沒有再去。」

「那麼你喜歡這裏嗎？」

「有甚麼比不用花錢享受好的。」

阿欣笑一笑，合上眼慢慢享受。

第二天早上，三人到酒店的茶樓，點了母親最愛的灌湯餃，她說那是她吃過最好吃的灌湯餃。果然是高級酒店，連茶也特別好喝，母親說。姊弟兩人忙着為母親和點心拍合照，好讓親朋戚友羨慕一番。為甚麼不早一點帶她來？錢花得真值，阿欣沾沾自喜，好幾次替母親拍照時沒忍住笑意。

「喂，放假回來就連腦袋也留在家了嗎？給我做了甚麼垃圾！」全個辦公室迴響着碧姐的聲音，除了玻璃房內的嘉嘉，其他人也彷彿被罵了一頓。

「你！待會開線上會議的電腦都開好了嗎？還在這裏坐着！」

「那個誰，去給我打好昨天陳先生的報告，今天下班前給我！」

嘉嘉垂頭喪氣走了出來。

「怎樣了？」阿欣低聲細語。

「她說昨天把三份文件給我，怎麼只收回兩份，還要錯漏百出。明明我就真的只拿到兩份，做到今天清晨還未做好。哪會有人做得完？」

阿欣正想開口，碧姐喚她到會議室去，便急步走去。

「健康食品那份文案寫得很好，反應不錯，替我讚一讚他們。」屏幕裏的客戶誇讚的就是阿欣。

「那是應該的，哪用稱讚，他們有薪水的。」碧姐如此說。

阿欣把文件翻好頁遞給碧姐，客戶又說道：「做得好要稱讚的呀，要對員工好一點，要不全都跑掉怎麼辦？」

「我才不稀罕用那些不忠心的人。」碧姐笑着道。

阿欣默默打着會議紀錄。

九

大廈被圍封了，這下子是離不了家，跑步也跑不了。大概也是一兩天的事，和周末沒多大分別。

三母子下樓做完檢測，回到家中又一切如常，弟弟在房間打機，母親在房間看劇，阿欣在房間工作，客廳一片寂靜，連燈也沒開，到了晚上一人一個杯麵就搞定一餐。公司說只能請事假，阿欣也早料到，一兩天就算了，她並不是公司裏第一個被圍封的人，然而還是要如常工作，畢竟在家工作也成了常態。碧姐不斷打來交代工作，阿欣不斷處理文件，彷彿公司沒有其他人似的。到了第二天下午，她想結果也該出了，陰性，可以上班了吧。到了客廳，只見母親戴着口罩在梳化坐着。

「等一會出門嗎？」阿欣問道。

「我中了。」母親冷冷道。

阿欣連口罩也還未戴。「你還好嗎？要給你找止痛藥嗎？」

「還好，只是有點喉嚨痛。」

「他們有說要去隔離甚麼的嗎？」

「你就只怕我會傳染你，都沒有真正關心過我。」母親清了清喉嚨。

阿欣嚥了嚥口水。「要吃點甚麼嗎，我煮點東西給你吃。」

「不了，吃不下。」說罷又走進房間。

待母親關上門的一刻，阿欣急忙戴上口罩，用消毒噴霧噴滿整個客廳，咳咳咳咳，甚麼都看不見。拍醒熟睡的弟弟着他起床記得戴口罩。請（事）假，大概要個十天。走進廚房煮了鍋皮蛋瘦肉粥，用即棄餐具送餐到母親的房間，附上止痛藥感冒藥喉糖和一壺暖水。兩姊妹在客廳吃過通粉又回到房間。阿欣拜託母親若要上洗手間麻煩先通知他們迴避，否則會全家中招。母親看見女兒要戴上面罩口罩才進她房間很不滿。弟弟過了一會收到訊息，他也中了。阿欣忙着照顧母親和弟弟，定時送餐送藥，就這樣過了兩天。阿欣發現自己也中了。

這下阿欣倒是放鬆了。反正大家都病了，那就不用消毒。打電話給碧姐告病假，「你放無薪假好了。」阿欣聽到這句後忽然大膽起來，掛斷電話，隨手扔到床上。既然如此，無薪假就真的放假好了。線上會議不出現，電郵不回覆，連碧姐的電話也不

接。走進廚房找找冰箱有何食材，煮了英式早餐便叫他們出來吃早餐。母子倆看見阿欣毫無防備有點愕然，還是坐下來了。

「我也中了，所以沒有關係。」阿欣若無其事端着早餐。

「早餐難得有點色彩。」這是母親的讚賞。

「看你們好得差不多，可以吃點別的。」阿欣笑道。

「那麼你呢？」弟弟問道。

「吃昨天的粥就行了。」

三人靜靜看着電視吃早餐，誰也沒有說話，又好像有甚麼話要說。

「不用工作嗎？這個時間還可以煮早餐。」

「放無薪假，既然沒有薪金，我也不必帶病替他們做事。」

「這樣行嗎？你不怕被辭退？」

「病好才打算吧，我也想轉轉環境。」

「都長這麼大，你自己決定吧，有家用拿回來就好，我也管不了你。」

吃飽早餐，洗好碗筷，阿欣享受着久違的空閒。以前要是全部人都在家，父親定會提議出外走走，到戲院看電影，到海灘游泳，到商場逛逛，找間餐廳吃過晚飯便回家。有時看時間尚早，便三父子在客廳打賽車遊戲，吵吵鬧鬧過一晚，引得在房間看劇的母親走出客廳埋怨三人。想着想着笑了，然後一陣鼻酸。

阿欣吸吸鼻子，打開房門，發現客廳沒有人，走到弟弟的房間，晃了晃封了薄塵的遊戲機，弟弟一看，放下電話下床，阿欣便到客廳插好電掣，按下兩人比賽的設定。兩姊妹已經忘記有多久沒有一起坐在梳化打機，遊戲還是如記憶中的模樣，就是差了父親的那輛車。兩人都知道，但誰也沒說出口。兩人玩得入神，說話的聲量愈來愈大。忽然聽到扭開門鎖的聲音，兩人如以往屏住氣息，不料幾秒後仍未聞吼叫聲，只見母親急步走進廚房，又急步走回房間。姊妹倆在母親鬆開房間門鎖的一刻又繼續吵鬧，只聞房間裏傳來父親洗澡時愛唱的〈等〉。

「恭喜你終於能走出家門哦。」阿榮與阿欣碰杯。

「困了那麼久，終於能出來吃個下午茶。」阿欣吸着珍多冰道。

「所以你今天來是找我還是找車的？」阿榮問道。

「不可二者得兼嗎？」阿欣側着頭笑道。

阿榮反反白眼。「唉，明天要上班了。」阿欣嘆氣道。

「你已經放了一個星期假。」

「病着放的可以算假期嗎？還要無薪。」

「換一份工作吧。」

「找到另一份工作才算吧。」

「你拖着拖着，也許到退休前還是在這間公司。」

「唉呀，面試甚麼的好麻煩。」

「也不比你現在的上司煩人呀。」阿榮知道他說甚麼也沒有用。「話說你今天電話沒有響，這樣沒有問題嗎？」

「我把它關掉了，在放無薪假，公司與我無關。」阿欣輕蔑地笑說。

阿榮知道那時刻不遠了，低頭默默吃着金邊粉，沒有回應。

阿欣的冬蔭公湯粉終於送到，餓得她沒多咀嚼就吞下肚。本來還想把湯都喝光，想起自己才剛病好，還是不要了。起身準備去付錢，稍稍推開桌子，咣的一聲，湯碗連同湯與湯渣掉到地上。

阿欣屏着氣息，睜開眼睛，碗在地上晃着還未停定，地上都是湯和湯渣，衣服也沒有弄髒，只見兩眼放大的阿榮在自己面前。不是暴怒的母親。她蹲下用紙巾抹乾地上的湯汁，侍應走過來說不打緊，讓他來就好。阿欣不斷道歉，侍應不斷說不打緊，阿欣一臉歉意走出餐廳門口。

她突然發現，那些日子已經過去。

見時間尚早，阿欣把阿榮載到輝記，打算吃碗糖水才回家。

「我要碗紅豆沙，謝謝。」轉頭望向阿榮。「你呢？」

「番薯糖水好了，謝謝。」阿榮對侍應說。

阿欣像是想到甚麼，嘴角上揚。「怎麼了，笑甚麼？」阿榮也笑了。

「我媽說沒有家庭溫暖的才會在外面吃番薯糖水。」侍應把放下兩碗糖水。

「我全家都很幸福，突然想起很久沒吃罷了。」

「我知道，所以才笑呀。」

「你多吃點。」阿榮舀了一勺番薯糖水到阿欣的湯匙。

阿欣反反白眼，一口吞下去，入口很甜，薑的後勁很強。

輝哥從廚房走出來，看見阿欣坐在店內。「咦，今天怎麼坐裏面？還帶朋友來了？」他揚起眉頭笑着說。

「太陽很猛呀。」阿欣笑着答道。

「你媽早兩天又來了。」

「自己一個？」

「對，也是點芋頭西米露。」

「她怎麼會自己來？她平時也不怎吃糖水的」

「想念你老爸吧。」

阿欣一臉不解。

阿欣側着頭看阿榮，突然懂了，一口接一口吃着紅豆沙。

阿欣終於辭職了，那天回去放下辭職信和代通知金，收拾好東西就馬上離開，其他人也許會以為她被解僱。

今天是父親的生忌。阿欣早幾天問母親要不要去拜祭，母親沒有答覆，她就沒有多問，弟弟也要上學。於是她獨自出門，先到阿榮家把車開走，在元朗買了點祭品，買了一束花，買了栗子蛋糕，便駛到寶福山。

以前去寶福山，都是父親獨自站在化寶爐前，替母親燒衣給外公外婆，每每弄得滿身是汗。這次阿欣獨自把三袋祭品抬到山上，走了幾百級樓梯，還未燒祭品，頸上已佈滿汗珠。她花了十五分鐘才找到父親所在的位置，用濕紙巾為父親擦去臉上的灰塵，一如記憶中的木訥，卻不失可愛。阿欣沒有像以往拜外公外婆般買齋菜。父親是無肉不歡的，可母親總說拜祭不能買葷菜，要是買了齋菜他也不愛吃，倒不如買個生日蛋糕算了。沒有插上蠟燭，也沒有弟弟唱的生日歌，阿欣簡單說了句生日快樂。她想父親懂她的，但又覺得好像把話說出來比較好。沉思良久，阿欣還是說不出口，只好開口道：「爸，我很好，媽媽和弟弟也很好，不用擔心。我會好好照顧自己，好好照顧媽媽和弟弟的。他們今天來不了，不過我答應你，下次我們會一起來的。」便到旁邊拿了個花瓶把太陽花插起，很美。

「你知道嗎？我今天是開你的車過來的，沒想到吧。我竟然成功自己一個開車，如果你在就好了。」說罷眼角有點濕潤。又走到外面的化寶爐，點火，看着紙袋慢慢被燒破，露出裏面的金銀衣紙，然後逐點逐點在爐裏融化。煙緩緩瀰漫到整條走廊，很刺眼，然而今次阿欣不能像以往般袖手旁觀了，找了旁邊的鐵枝向下推，心裏只望快一點燒完。煙越來越大，眼睛被燻出眼淚，阿欣閉上雙眼，以為會好過一點，眼淚卻不受控制地湧出眼眶，連嗓子變得沙啞。沒關係的，反正沒有人看見。這下整張臉都被淚水覆蓋，怎樣擦也擦不乾，模糊的視線隱約看見一中年女子走來。

阿欣吸一吸鼻子，目瞪口呆看着母親。母親竟也不發一聲，和阿欣四目交接，把手上的三袋祭品放到中央的桌面，走到丈夫的位置前定睛望着。阿欣放下鐵枝，走到母親身邊，一語不發。母親依舊沒有說話。

「生日快樂。我和他們都很好，不用擔心。我會照顧他們的，他們也懂得照顧我，放心吧。」母親終於開口。

「要是錢不夠用的話，就告訴你女兒吧。」母親這才看一看女兒。阿欣看着母親笑了笑。母親也微微一笑。兩人點燃線香，拜拜父親，便把香插到外面的沙泥中。

母女倆把東西搬到不遠處，阿欣外公外婆的位置。

「很久沒有來了，以前都是你爸和我來的，想不到他現在也住在這裏了。」

「以後我陪你來吧。」阿欣把蒸糕放到桌面上。

「你自己說的，我可沒有強迫你。」母親擦着相片說。

阿欣嘴角上揚。看着地上四袋祭品，這次外公外婆要變有錢人家了。

「那年他們走了，我想，這輩子只能依靠你爸。你爸走時，我想，我只剩下自己了。」

「還有我和弟弟呀。」

「你們始終都會成家立室，到那時還會理會我這個老太婆嗎？」

阿欣用力點頭。

「但媽，你要接受我們已經長大的事實，還是要有點自己的空間。」

「但我保證，我不會留下你的。」

「無論多少年後，只要我還在，只要你願意煮的話，我還是會回來吃你煮的菜。」

「就只顧着吃。」母親聽懂女兒的意思，只是拉不下臉。

兩人終於把四袋祭品都燒完，煙慢慢消散，各自為對方拍走身上的灰屑。往外一看，持續了幾天的薄霧終於消散，藍天白雲盡收眼底。

「媽，上車吧。」阿欣對走在前面的母親說。

「哪來的車？」說罷轉身，看到阿欣身旁那熟悉的白色七人車，不發一語，抿了抿嘴。

阿欣為母親打開副駕位置的車門，母親掃視車身，思考良久，還是上了車。右手反覆摸着安全帶套，緩緩拉下。阿欣等她坐好便關上門，半跑半跳繞到另一邊上車回家去。

全文完

參考資料

專著（按出版年份排列）

1. 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著，王敏雯、汪芃、謝佳真、王寶翔、李佳純譯：
《親愛的人生》（Dear Life），台北：木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3。
2. 石黑一雄著，張淑貞譯：《長日將盡》（The Remains of the Day），台北：新雨
出版社，2015。